皇明史概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五

朱國禎輯

宣大邊防

邊鎮惟大同最當虜衝其地周爲大同川秦因燕趙之舊置雲中郡水經注曰趙侯於河西造大城不就禱焉見群鵠遊於雲中經日有光氣在下乃即於此處築城故名洪武二年常遇春兵至克之置十衞稱重鎮旁引宣府宣府秦之上谷兩鎮犄角翼蔽山西虜不得入宣府鎮城外尚有葛峪白陽諸險大同直北平漫無山川可據虜登北嶺而望自大邊至三邊二百里舉在目前

瞭望者無所容接伏者不能掩至爲難守自成化中巡
撫李敏修築邊牆壕塹墩臺九萬三千七百七十七丈
余子俊又照延綏守牆法度地定基東自四海冶起西
至黃河止長一千三百二十里二百三十三步舊有墩
一百七十座內增築四百四十座凡十月告成弘治中
許進納虜貢加修宿兵猶多本色外解緋然有餘鹽商
四集漸號殷盛其險則五堡外障虜至搶戰內兵一出
便即犇去自 武宗巡幸至再供給搜括殆盡五堡之
變叛卒往投越十年再亂益復猖獗虜衆蹂躪甚易軍
餉轉輸極難鹽利衰息田無菑畬官民困竭莫甚於此

各處邊垣摧塌小小修輯不足爲固舊設宣大總督旋
設旋罷
嘉靖十八年　上南幸起毛伯溫總軍務行邊與大同
撫臣史道疏請復築五堡許之其時總兵梁震雄勇善
戰多家丁大同人深仗之堡成而震卒家丁多走虜爲
用邊患益棘
十九年虜分道入塞大同人願與約無掠我人畜我亦
不復攔阻虜甚竟越大同由宣府犯山西三關京師大
震遂修三關險隘添戍兵厚爲備
二十年議築大同邊垣總督樊繼祖謂虜必蹂躪我望

壓棄而却走徙費工力無濟保障迺撫龍大有以爲外邊遠不可築內邊又難爲力俱乞停止部覆大同地方祖宗朝設外邊復設次邊所以界限華夷雖尺寸皆金湯之地也今圮壞年久恐醜虜竊據永無恢復之日矣昔河套棄而陝右多事西海棄而甘州多事大寧棄而薊州多事三岔河棄而遼東多事懲前慮後乃知兩邊修築亦一時權宜之計但地方廣濶公私匱竭果難爲力

二十一年衆議牆工當舉于無事之日竭工幷力庶幾堅完即風沙推塌可以補苴今方多事虜騎長驅牆之

築者尚僅半築者可趄而越項刻閒即成平陸事勢顯
然　上以去歲虜深入得利今秋必來宜以整兵防禦
爲急修築暫止兵部尚書張瓚奏山西薊州遼東奇遊
兵十枝候征宜大總督移住朔州便調遣各墩堡在近
邊者刻期趣完或謂撤宜大以守三關是舍門戶禦堂
奥非計瓚不得已覆留增調遣兵總督翟鵬姑謾言自
解謂虜騎充斥必不可禦且令各營急趣關南依牆固
守俟賊惰歸決戰毛伯温爲兵部尚書請下大同進北
自鎮邊堡東暗門抵陽和後口掠風崖又自鎮河堡西
界抵老營堡接境鑿塹削崖築牆修堡以原發賞功銀

備經費顧久弛難卒辦言者開起謂虜惟恃馬力請以出諸路秋禾使虜騎絕食則勢自困其可笑如此而三鎮防邊本意初未能有及者蓋先年山西防秋止守外邊偏老一帶歲發班軍四千五百人備禦大同而內邊寧鴈等處仍有官兵防守隘口為大同聲援及與宣大各路分守舊兵皆屯駐城堡但遇警報相機防勦原無分地擺守比因大虜透入當時地方諸臣議以大同為不足恃乃獨築寧鴈以東至平刑邊牆八百里列兵守之後因兵力不敷添設太原等處叅遊兵馬七營召募及調新舊民壯屯夫弓兵大率六萬餘人公私搬運內

地聯動宣府亦自虜犯西路盡調本鎮兵馬專備西中而北路遂虛連年三鎮防秋徵調遼陜兵馬不下五六枝費用犒賞及本鎮守兵芻餉以百四十萬計勢益汗漫毛伯溫憂之謂各邊正奇遊叅兵馬原有定額邇者徵調則伍籍稱虛給餉則額名俱在其爲耗蠹莫此爲甚行總督諸臣嚴覈實新舊登減之數并書歷收補之法至千里徵兵供億不貲一經調發則彼實此虛兼之警報東西不時未免疲於奔命惟飭邊臣預採遠聽知虜所向專力爲備有警即鄰境策兵往援 上亦傳示兵部曰宣大二鎮屯戍重兵正爲山西畿甸藩籬往者

虜賊入邊殘民爲害山西驚動畿輔守臣遽爲故常失事巳甚矣今能極力戰守俾虜一大挫去則先賞宣大諸臣之功其或彼此觀望致賊猖獗者治罪無赦仍發太倉銀三十三萬兩備宣大芻粟

二十二年虜駐河套犯延綏宣大幸無事撤回督餉侍郎趙廷瑞

二十三年增設大同各守備官詹榮自甘肅改鎮大同議邊牆修築其費誠多其險原不足恃然舍此又無可用力　國初兵殭長驅二三千里力尚有餘今兵散卒弱獨于跬步猶不足明于步之義而後可以言守古曰

進寸退尺無牆一退不可復止虜騎直叩鎮城是無邊也以城爲邊不可久之計也今兩年中虜恐兵渡河而西未即東行我得稍稍休息此天假之便及早程工實爲至計方議上而總督翟鵬得罪不果行其冬侍郎翁萬達總督

二十四年兵部尚書戴金謂伯溫之說不可廢督撫可仗疏言紫荆密雲係國門之藩屏宣大偏關又爲紫荆密雲之捍衛故添設重關以制夷虜若假以人力修補必成不可犯之險乞勑一重臣相度區爲修築并勑萬達議處以聞乃命兵部侍郎路迎兼僉都徃尋停行掌

閫營萬全鋭意肩邊事謂大同爲山西外護守大同則山西自然無虞遂主併守之議蓋外邊控虜四時皆防城堡之兵各有分地冬春徂夏不必參錯徵發自無不足秋高馬肥虜必狂逞若拘泥往事散處城堡臨時摘調近者數十里遠者百餘里倉卒遽難合營首尾自不相應往年潰牆而入越關而南內地之人素不習戰卽欲堅壁淸野已先被荼毒及至京師震驚方始皇皇請討勢已無及設險守國築垣乘障必資人力虜凡寇邊地近峻則易防地平漫則難禦有牆則難者亦易無牆則易者亦難故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以有垣塹足

憑也若遇虜于空曠之墟則失一狼走千羊徒飽虜腹是知山川之險險與虜共垣塹之險險爲我專我恃其所專而奪其所共修邊之役自不容已乃先度地自山西起保德州黃河岸逶邐而東歷偏關抵老營堡盡境凡二百五十四里大同起西路丫角山逶邐而北東歷中北二路抵東路之東陽河鎮口臺凡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起西路西陽河逶邐而東北歷中北二路抵東路之永寧四海冶凡一千二十三里共一千九百餘里皆逼臨胡虜險在外者也所謂極邊也山西老營堡轉南而東歷寧武鴈門北樓至平刑關盡境約八百里又轉

南而東爲保定之界歷龍泉倒馬紫荆之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至沿河口約一千七十餘里又東北爲順天之界歷高崖白羊至居庸關約一百八十餘里共二千五十餘里皆峻山層岡險在内者也所謂次邊也外邊之地有夷險迂直總而較之則大同最稱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分而言之則大同最難守者北路宣府最難守者西路山西偏關以西百五十里恃河爲險偏關以東百有四里略與大同西路同内邊可通大舉者紫荆寧鴈次居庸倒馬龍泉平刑諸關隘邇年以來大虜屢寇山西必自大同入寇紫荆必自宣府入固未有

不經外邊而能入內邊者遂與巡撫詹榮總兵周尚文
定計先于五堡外添設諸堡其長邊修築必資內帑少
不足用又爲酌處
三十五年二月疏大同東路自陽和口暗門起至宣府
李信屯堡紅山臺邊界長一百三十餘里中有鐵裹門
鵓鴿峪瓦窑口等處悉通賊要路未有牆塹擬于山南
二三里許添築邊牆一道濬濠建堡增墩立哨使宣大
聲勢聯絡且可以南護紫荆屹爲外塹通計經費約用
二十九萬餘金期以三月初土脉融動及時興作其督
視之任當一付之總兵周尚文俾如中西二路一體悉

心料理乃發兵部馬價銀九萬兩戶部轉發太倉銀二十萬運赴本鎮周尚文廉勤謀勇守邊有勞修築之役悉以付之三月又疏大同修邊初議起開山口遵山南而東五十里至於水磨口又東八十一里至宣府李信屯之紅土臺總一百三十餘里雖地平工易然紅土臺必由西北築四十餘里始與西陽河合不若自水磨口改從東北踰山崖六十里至於馬頭兒又趣平地濮溝而北一十里又東一十八里至宣府西陽河界之鎮口臺共一百三十八里雖其陟峻中隔西北相懸應援轉運微有不便而西陽得藉一面之防省四十里之力李

信屯以北常戍之兵亦可罷去如此宣大兩鎭均蒙其
利兵部以爲大同初不欲修大邊者正慮應援轉運之
艱也又鐵裹門鵓鴿峪之間舊有二邊一道可以扼塞
諸途若加修治亦足保障何爲舍此大邊十餘里之穡
而不爲乘二邊百餘里之險而不守乃復於三邊內重
築百三十餘里之垣開山鑿石增墩築堡工力相去豈
不百哉　上曰築邊之議守臣躬所相視必與遥度者
殊其如萬達議行宣府與築費計大同當餘四萬兩更
發太倉馬價四萬兩助之已萬達復奏頃者臣請城西
陽河而本兵以爲疑臣惟修邊爲守邊也不可守則不

必修矣新平堡北故有牆十里今參議蘇志皐所築在
山巔不可汲是以臣欲改築於麓徑而省且易守也其
鵓鴿峪二邊前歲賊從之入剛崖堙隅聲援不聞即鐵
裹門之軍咫尺千里故臣又以為不便非聖明獨斷幾
揺然更有請者陽和堡雖隸大同東路實近宣府防秋
士馬宜令大同列守宣府應援庶為犄角　上曰大同
邊牆總督議甚具兵部從中改請幾壞成事堂上官姑
不問參郎中豬實俸半年兩鎮官兵應援事宜俱如議
由是在山西者已極高厚大同本路與宣府之西中二
路亦舉告完連亘千里形勢甚壯又言古稱夷狄之衆

不當中國大患然所以能爲中國患者彼悍而我怯彼
衝而我煩彼專而我渙近虜且併西海吞屬番掠我居
民資爲耳目諸酋所市約增數倍每一大舉動稱十餘
萬人而我沿邊伍籍縮于舊額尋常師旅莫能邀遮蓋
時勢之大略如此夫度形勢之便則詳于外防正以捍
內量爲內備所以資外揆時勢之難則今所經略當異
于昔而後所經畧當始于今併力以守要益兵以防秋
要皆事勢之不得不然者至各兵必帶甲登牆列營待
敵者益有險而不設與無險同有牆不守與無牆同是
故定規畫度工費二者修邊之事也慎防秋併兵力重

責成量徵調實邊堡明出塞計供億節財用八者守邊之事也修邊固垂戍之功守邊貴濟時之急國家雖費要非得已其修邊二事一定規畫宜大西鎮與虜為隣最衝者北路則龍門赤城至獨石雲川接連龍門所百二十里西路則洗馬林至中路羊房常峪葛峪小白羊聯絡龍門城盡界五十餘里亟當繕修其餘稍緩者每歲借用防秋兵糧從宜補築一度工費前工約費糧賞銀十六萬六千一百餘兩今所餘止三千六百有奇乞命戶部再發如前數以便興工其守邊八事除慎防并兵等項外其明出塞者小戰之利大戰之始也兵練而

不試一旦遇敵則驕鈍而難用故出塞襲擊乃試兵習攻之術也今後遇虜臨邊駐牧或零虜並塞窺伺及虜大舉入寇其營帳老稚婦女孳畜留塞外者許兵將得擇便出塞掩襲勦殺獲有首功一體陞賞 上是之允行

二十六年兵部請山西內邊寧鴈諸關額有常戍官兵及外邊偏關以西至黃河岸山險水深遇秋但加戒嚴關東及宣大地面亦不必列兵止是預擬信地分布士馬防守先所設兵壯俱革罷遣陜客兵亦免調所省糧犒費且六十餘萬蓋專重大同移山西兵出關從萬達

原議也山西巡撫孫繼魯奏三鎭各有信地自紫荊居庸山海東枕滇渤自鴈門寧武偏頭西據黃河天設重險以衛國家縱使宣大有警諸關據險嚴防則關南可以無恐豈可聚師曠野掣守重關洞開延敵乎夫紫荊拱護京師鴈門等關屏衛全晉一也不掣紫荊以併守宣府反掣鴈門以併守大同非臣所解况自偏頭寧武鴈門東抵平刑關爲山西長邊自右衛雙溝墩至東陽河鎭口臺爲大同長邊自丫角山起至雙溝止一百四十里爲大同緊邊自丫角山起至老牛灣止一百四十里爲山西緊邊論長邊則大同差急山西稍緩論緊邊

山西大同並急此皆密邇河套譬之雙闗門戸山西歲守左關大同歲守右闔均爲緊要山西前日併力守左尚不能支今分力守大同之右豈得無憂近年虜不敢犯者以三關備嚴故也今三關全師在外虜騎在内失事之罪必有所歸萬達復奏繼魯謂丫角以西百餘里之邊爲難支然則寧鴈八百里之邊萬一遇虜其易支耶漸分一百四十里守以内地之兵爲可危然則八百里之邊守以内地之兵不益危耶夫益兵擺邊始于近歲與額設守邊者不同山西舊有協濟大同邊軍實係守要之意今議移寧鴈擺邊之兵量移併守而冗餘之

兵漸減額設官員仍留關隘正不失爲復舊繼啓動以危言相恐始于謝恩疏內已知意見相背近復貽臣書云宜大山西各有巡撫各有總兵各有地面成法具存勑諭見在變亂者固蒙不避况因而失誤軍機者乎朦朧奏准律有明條敢蹟罔功明主不貸往年建雲中之議寧執幾乎不免近年撤各路之兵部撫業已蒙罪可不寒心又云併守量守省費省兵伐木毀防隱禍深憂難以輕瀆夫以臣伐木修營房敵臺等用而執以爲犯禁臣先奉欽依于北樓口採取若緊切路口存以捍虜其與盜伐販賣者何可同也今秋防已逼使撫鎮諸臣

嚴督所屬相與周旋猶恐經營弗逮乃沮排成議安望
有游兵備劄壁則又雷同附和搖惑人心乞將繼魯別
處不然早賜罷臣勿悞邊方大計兵部集議以上奉旨
修守事宜令翁萬達嚴督各總鎮協謀整理周尚文亦
勿得疑沮繼魯初至輒于謝恩疏內排詆已屬不敬今
又騰播私書牽指往事譏測　君上敢背　明旨挾制
總制官沮壞成事錦衣衛逮至京處分劄壁行總督官
逮問而修邊之費戶工二部已發三十七萬兩工已報
完尚未查覈至是又欲重修請發二十餘萬戶部覆往
宣大所修甚多工完已久總兵周尚文請修築餘銀犒

賞軍夫臣以爲事完而後有剩功成而後有賞既有剩
且有賞是邊牆俱完無可修矣今又奏討前數且其疏
內稱修過邊牆低薄不堪保障必欲重修果爾彼時朝
廷發銀時固非欲其低薄以圖節省又非欲有餘剩以
賞軍夫也而低薄者卒不問則牆何可恃工何可完其
耗竊之弊難保必無當加核實報可萬達等言去年修
築乃大同之東路宣府之西路西陽河等極衝之地今
所議修則大同西中北宣府中北東各三路盎量地衝
緩先後舉行原未重修但臣等心目不逮耗蠹之弊誠
不能免乞命戶部官二員稽其出納併查往年工費戶

部覆修邊非本部職掌禁革姦弊亦非官司事所請難

允　上曰兩鎮修築邊牆幾八百里請發價六十餘萬

邊臣區畫已詳此與前時無事歲耗帑銀餘百萬者不

同爾等不看詳章奏率易題覆雖意在節省言非事實

以致邊臣有此論奏部臣不必遣督撫等官宜盡心共

事不必瞻顧該司官罰俸一月

二十七年二月萬達奏昔年幾棄大同坐困全晉今量

制保留與修邊次第俱願就緒而臣猶皇皇未能解于

心者誠見邊臣襲先年守臣之謬嘖有煩言致中外傳

聞疑信相半夫守大同正以守山西也臣不量力經營

聚守之役而重以邊工其始也衆咸危臣請俟秋防無虞然後定議臣惟天下之事有的然而是的然而非者有偶然而成偶然而敗者使其議果未嘗即幸而無他猶當改之其議果當即不幸而有他猶當守之故謀國者不以成敗定是非況任事者敢以異同爲前却耶臣敢稽修完三鎮邊牆因而以邊關形勢宛于首簡進呈

聖覽所有未盡事宜如宣府北路龍門雲川一帶漸築牆內多膏腴田宜分撥附近軍民耕種永不起科隨便增築堡寨營房聽其居住獨石馬營赤城各墩共計八十六里并敵臺一百七十三座及滴水崖四海冶永寧

等處宜次第修築工費以修邊餘銀給之三鎮已築之牆隨時繕葺大同大邊二邊遠墩及牆內烟墩非緊要者當革宣府山西牆外墩臺低薄者當修其臨牆墩宜悉減撤移墩軍住牆上敵臺哨望仍修甕城房室量給荒田令其携家住種覆上允之大同邊事從此益飭蓋自二十四年萬達初至叅將張鳳報效生員王邦直力戰歿于陣虜死傷塗地我兵大集遁去自是憚不敢入者數年間入周尚文督諸將數出塞破走之大同幾振大酋俺答屢遣使求貢萬達聞于朝請善處時方主收套之議不從萬達亦上書言套虜未可輕逐主議者

亦不聽果受其禍

二十八年有曹家莊之捷虜知不可犯漸引而東奏往年修邊之役宣府始西中路者先所急也北東二路限于財力刷多未舉又以獨石馬營永寧四海冶之間素稱險峻朶顏支部巢處其外尚能爲我藩籬或可無慮今西中路邊垣足恃虜不易犯其勢必不肯以險遠者自阻而朶顏支部復爲所逼徙避他所北東二路之急視前數倍試以二路邊計之東路起四海冶鎭南墩而西至永寧盡界北路起滴水崖而北而東而南至龍門城盡界凡七百里而二路馬步官軍防秋擺邊者僅得

二萬有奇又復摘守南山三百四十里之遥兵分力弱守備疎虞若除慶永寧之間倉皇騷擾南山諸口山梁乘虛漫走則畿輔內地不免震驚又安得不爲之寒心也事有緩急勢當變更宣之北路谿谷僻仄地產貧瘠虜未即窺者避其險遠無所於利故也近乃入寇至兩以志在內地又知內無重垣故爾生心若內垣既固虜計斯阻故今左脉龍門衛楊許二衛右脉龍門所滴水崖一帶俱當厚爲補葺以絕所必窺設使虜仍貪入則須由獨石馬營而南遶巡觀望於谿谷僻仄之間而我內垣之守已堅攻不可擄掠無所獲疲其力而衝其歸

路當無不難之寇矣故外邊以扞北路內險以扞京師
尋常竊發外邊自可支持萬一侵軼內險復成犄角夫
塹人謀相須並用可保無虞茲於東路鎮南墩與薊州
所屬火焰墩接界塞其中空築牆僅三十餘里可以省
百數十里之戍兵自此而西歷四海冶永寧光頭嶺新
寧墩地勢所可守者止循舊邊地勢不可乘者稍有更
改俱創築新牆一道北路外邊補修創修務期通完又
自永寧墩歷鵰鶚長安嶺龍門衛至六臺子墩而止另
爲創修一道據其要害是爲外邊即與東路新牆連而
爲一防秋之時不必退守南山俱須併力外險蓋不止

備金湯之設崇虎豹在山之威亦且成首尾之形收率
然相應之利也尚文尋卒萬達召爲兵部尚書憂歸賊
犯天城在大同之東兵守不能入賊徉西北去我兵遂
怠十八日夜由松樹墩掘牆入大同右衛地方又于平
虜賊係大同之西山西之東我兵相持賊一半留據牆
九恐我邀其歸路也久之始遁去大學士嚴嵩以閣下
核臣勘實兵部奏入九月間虜犯宣大潰牆深入大同
者抵寧武入宣府者抵鎮城分别罰治

二十九年虜自古北口潰牆入直抵京師教場大略而
去仇鸞以入援被寵用事請開馬市虜旋市旋掠市亦

竟能大同無蔵不被兵見前三十三卷

三十二年總督蘇祐上言撤邊無益兩鎮之兵計里而分每里不過七八十人既不許移又多避匿虜聚而多我分而寡勢自不支一處潰入千里之守俱為虛設虜既入邊我兵反後不若聚而守堡相機出戰足以禦敵

部覆邊牆爲已成之業一旦舉而棄之似為可惜隨宜修補撥軍巡瞭庶可為耳目之先乃得止山西巡撫趙時春有文武大略請併兵拒戰謂撤邊失策宜止守墩堡仍屯大兵據要害以備應援每營務足五千人一鎮約立三四營選官兼領設法教練輪大營之精騎往來

廵邏以遠聲勢隨虜入之多寡走報赴援以遏賊鋒成功頒賞不吝千金畏怯妄報即行軍法寧武偏關老營軍士各存本處操備免其更調軍無更戍之勞官省行糧之費其年九月虜犯神池利民等堡時春合兵自出禦之虜方縱掠八角堡忽諜者報虜騎二十餘去此兩舍許疾掩之可盡得時春環甲欲馳總兵李淶等固止曰虜悍狡未可易公第駐此淶當督諸將盡力抗敵必不貽公憂時春大言曰虜知吾來必遁少緩即不能及矣擐甲而前及虜於大蟲嶺虜伏兵四起鼓譟來戚淶太息曰公速去吾死於此矣時春棄衆而奔虜欲取時

春洓等殊死遮鬬邊廵虜騎益衆洓與其子松及大同叅將馮恩遊擊李桂神池守備孔賓偏頭守備高遷太原指揮陳金中軍尹忠把總俞輝皆戰死洓所將全軍皆没𥝠春俞𤼵𨌥一墩守哨卒以繩接之而上乃免虜尋引去

三十三年總督許論奏前尚書翁萬達議築大牆於太同禦虜此今日安邊長策但以兵少不便擺邊於是變守牆不若守敵臺之說又變改敵臺為空甎臺之說一彼一此皆非久計臣思之萬達所築邊牆六百餘里沿牆有墩臺六百餘座皆在牆內每賊攻牆臺兵旣不得

用力賊已入牆率震駭逃去宜將各墩臺改築牆外每三百步一座俾矢石相及其離牆俱不越二三十步之間每墩底濶四丈五尺頂三丈二尺高三丈上加女牆營房以便棲止下築月城穴門以通出入墩各置壯士十人守之遇防秋量增其數約工費可九萬金作治不過數月從之發太倉銀三萬兩太僕寺馬價銀六萬兩給之

三十六年桃松寨來降桃松寨者黃台吉之第三妾也私通部目收令哥懼誅乃相率自大同新平堡求降守者納之宜大總督楊順謂為奇功以來降夷男婦盡送之闕下黃台吉俺答子其士馬雖冠諸部且兇狡無賴北邊畏之既失其婦懟恚凡殺守介及其親屬百十人遣騎來索不得乃縱騎掠塞內

大同左右諸城堡爲所攻毀略盡且曰若歸吾婦願以
叛馬駝相易不則糾衆內訌使爾十年內奔命不休
于是大同巡撫朱笈言此酋恥失愛妾且甘心於我卽
令隆冬草枯猶聞咆哮使我餉運阻塞兵不解甲入春
何以善後乞丞令該部詳審挑松寨收令哥等情僞貸
長議處以弭邊患已虜益布滿山谷圍右衛城數重虜
恐乃言虜願以我叛人趙全丘富等易其逃婦本兵深
以爲便亟奏許之于是遣二人還行至白登顧令誘收
令哥携挑松寨自西陽河夜逸出塞西走乃陰告之黄
酋選騎追之及于黄河岸執至塞下召其諸婦環視僇
裂之剸取心血徧飲諸婦曰異日若輩私奔亦如此矣
于是虜狎知順等無能爲散牧威平間攻圍右衛益急
二十七年右衛圍急　上驚趣發兵糧往救時楊博召
爲兵部尚書　上憂邊留暫總宣大事集兵齊進圍乃
得解博請預處兵食以備將來右衛又困城中今僅運
米萬石孤危之地非積穀四五萬不堪固守而左衛平

遠沃城陽和五處密邇虜巢亦須預處其中東西三路俱當添設墩堡東路尤急請發兵部銀三萬兩修牛心山雲陽舖各舊堡別築新堡於紅土舖黃土坡二處仍於各緊要處每四里修墩一座分軍戍之墩堡既修則當計處軍馬牛心堡設守備一員募軍一千人給馬二百匹紅土黃土雲陽三堡各設操守一員募兵五百人給馬百匹仍計處車營左衛造偏箱車二百輛右衛三百輛俟有虜警右衛車營自西而東左衛車營自東而西聲勢聯絡可保無虞至流移之人加意安插俾使復業便宜勞來令其修復私堡再免應徵錢糧三年凡新

堡草管合用火器宜令工部給發拒門等六堡皆逼鄰虜境比之右衛尤為剝膚請以時修理各建倉積穀千石以備緩急尋疏大同各處邊牆傾圮城堡破壞雖有上馬不能過虜之不南請以修復為要次則塞銀釵驛馬等嶺以絕虜窺紫荊倒馬之路備居庸南山一道以絕虜窺陵寢畿甸之路修陽方神池諸處牆塹以絕虜入山西之路三路既不能進虜即馳騁平原而我堅城厚堡以待之自不得逞若計萬全非修復邊垣不可而事大不可卒議因條十事以上中言修築堡寨請如甘州之法務令堅厚渾源以南如磁窯諸口驛馬銀釵諸

嶺乃天設險阻為紫荊倒馬外籓宜經理重其守將仍行保定巡撫發銀助工修築再陳修築事宜自右衛至左衛每四里加築二墩左衛至高山站每五里加築一墩高山站至鎮城每五里創築一墩其左衛高山站之間總築一大堡二小堡大堡設操守一人戍卒五百人馬百匹小堡把總一人以充守禦高山站至鎮城亦如之尋以秋防稍暇請大築邊牆為經久却敵之計約用銀二十九萬半取於本鎮半給於內帑兵部覆大同自併墩之說興而三邊之斥堠漸疎乘塞之防廢而右衛之藩籬不固遂至胡騎長驅憑陵近郊前事之不遠後

寧之鑒也博所請工鉅費少誠救邊遠圖宜發太倉銀十萬五千兩太僕銀三萬五千兩聽其隨宜經略工完之日具籍以聞俱報可

三十八年博改督薊遼代以張松言守邊要務莫先於堡寨宜將堡小人稀虜至不能自保者量地遠近歸併大堡各置戎器擇堡衆所信服者一人督率未盡事宜聽其酌處仍責鎮巡兵備查理約束又言虜犯蔚州天然堡壯夫龐鐸能捐貲率衆力抗一堡幸賴保全且以木石擊死數賊收有虜箭賊急攻欲得之鐸令盡取達箭約二十許悉脫鏃中斷之投堡外虜乃引去其智慮

可嘉乞給與冠帶責令守堡以風示塞下詔可時大同
諸將數出擣巢有功虜數犯薊遼宣府我亦益習戰不
復畏虜如往時矣
四十一年總督江東言北虜自二十九年侵入之後謀
臣經略無慮數家有爲修邊之說者宣府東自開平西
至洗馬林大同東自新平西至丫角山山西則自偏頭
以至平刑築垣乘寨延袤三千里而一時中外翕然謂
可恃以無虞及其虜之潰牆直下曾無結草之固又有
爲築堡之說者使人自爲戰家自爲守棊布星羅遍滿
川原然虜一深入望風瓦解村落礮則掠及小堡小堡

空則禍延中堡中堡盡而大堡存者僅十之一二又有謂守無足恃倡爲血戰之說者惟以戰勝爲功不以敗亡爲罪而不度彼已易於嘗虜良將勁兵銷滅殆盡凡此之計臣巳日見其困矣萬不得巳惟有保全邊堡一策最爲切要而邊堡之所以全者在于積穀增城濬池築大墩以便耕牧使商旅通行有警易於收保又造雙輪車以備戰守擇任將帥和睦行陣厚䘏間諜嚴禁邊軍通虜此雖然可行可久而諸邊大弊在於文武不同心上下不相信務爲粉飾胥于因循亡羊補牢固爲巳晚方枘萏芰尚猶可及朝議是之然修邊决戰之說皆

不可廢兼而用之斯爲完策
四十四年山西巡撫萬恭泰本鎮邊河東起老牛灣西
及河曲與套虜止隔一水先年拒牆而守至嘉靖壬寅
總兵王繼祖始倡打冰之說迄今二十餘年因循不改
朔風嚴烈隨打隨結軍士寒苦多至僵仆其於防禦終
無足恃計自險崖遶陰灣爲極衝當亟築牆二十里自
陰灣至石門爲次衝當漸築牆亦二十里築以三千人
三月可完極衝所費不過五千金然後及於次衝則事
可漸舉夫守牆則逸而有成打冰則勞而無益守牆則
我常恃以待虜之來打冰則虜常可伺以乘我之敝况

昔之虜患以冬春今在夏秋此時水淺虜褰裳可渡冰
何足恃此修復河防之大計也山西內邊自平刑而西
至於老營堡五百里外以大同爲障而虜節年屢犯山
西率由平虜以西而入蓋平虜之東有威遠大同右
五堡等兵馬氣勢聯絡平虜西至偏老則四顧荒漠墩
堡爲塩朔州乃河西之地絕無人煙大同勢孤不能遠
顧故近年虜專事西掠而鴈門陽方諸要害之處遂爲
虜衝烽火傳報俱不以時至此剝牀及膚患也今如臣
計自老營東二十里爲賈家屹坨又東二十里爲乃河
又東二十里爲顧家店又東二十里爲平虜衛廢堡悉

在急宜修築每堡屯軍五百人每五里爲一墩軍勢相連烽火相接遠續大同之手足近復朔州之膏腴東接平虜之血脉南固陽方之門户北明三關之耳目西通老營之咽喉此修復邊防之大計也以上二計臣任其必可行工費亦不敢取之內帑括諸司贓罰改班軍折銀庶幾一勞永逸禦虜之策無出於此

陝西四鎮

陝西地遠濶重在河套卽榆林城為鎮捜套者前後二十餘年去而復來余子俊削崖設牆為固于是延綏獨重與寧夏相首尾又西北千餘里為甘肅通哈密要道孤懸河外合曰三鎮始命王越為總督有戰功封威寧伯越去虜數入寇川上見康紀中弘治中秦紘總督改開城縣為固原州建府其中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築滌塹石峽口雙峰臺三城金佛峽海子口等處七堡甃石為垣裹鐵為門邊牆延袤千餘里自後始稱四鎮以歷年所造兵車西邊諸鎮尚有存者但皆雙輪大車車用二十

人推輓其行甚遲少遇溝渠險阻即不能越以是不適於用叔改造雙輪小車奏呈　孝廟賜名全勝車且戰且守虜始稍戢正德中楊一清築白馬城堡以絕東路之寇嘉靖初王瓊築下馬房關中路之患得免十五年唐龍言花馬池定邊營之境乃虜騎入犯要衝請自乾溝定南八墩至石澇池堡寧朔墩一十七里之間創築新牆自寧朔至永濟堡昌平墩九十餘里之間增築舊牆以固疆圉十六年劉天和奏平慶臨鞏之間乃虜出入要道其中故有堡寨率多頹廢請一切增築倍使高厚歸并小堡編立保甲堡擇有力者一人為之長多備

矢石遠設斥堠烽火及時收斂人畜各自爲守大虜入
境有能控險劫營斬獲首虜者與軍士同賞所獲牛馬
因以與之地方在軍衛牧所者責成將領兵備苑馬及
衛所監苑之長在有司者責成守巡各道及郡縣之長
巡撫都御史每一年閱視如堡寨堅完虜無所掠諸臣
皆以輕重受賞不則有罰由是邊防漸飭因㕘紘車制
稍爲增益其上置銃炮鎗斧大小兵器以百五十斤爲
率箱前樹獸面牌繪以獅猊之像兩傍各施虎皮以蔽
矢二車相連可蔽三四十人車用二人更推一人輓之
又二人翼之虜衆即入倚牆布車一里之中用車十輛

戰則各隨地形連環布陳騎士居中敵遠施火器稍近弓弩又近短兵接敵走散騎士出追夜用火箭虜騎合圍則火器弓弩四面齊發制隨車小帳令士不露宿旣可擺列以遏虜之入又可控險以扼其歸諸邊佛郎機流星砲一窩蜂砲品字銃銅鐵神鎗見貯甚少不足用省城貯有神臂弩相傳巳百餘年其矢不存自以意創爲弩矢射可及三百步復準漢耿恭之法矢鏃開四尖久傳以射虎箭藥人馬中之無不立斃入韓處用膠如筆毋論中不中一著人即落虜不得反射益虜之射藝極精矢無虛發惟此足以制之寧夏邊牆三百里前尚

書楊一清王瓊唐龍已相繼修築其中興武營一帶七十餘里不堅卽爲改築自寧朔墩至昌平墩九十里增修舊牆以衛舊安邊孤懸之勢總兵梁震復於李乾溝要路大加剷削乾澗之中挑空墩塹以制虜入在延綏則乾澗之工以二萬六千定南定朔十七里之工以一萬六千在寧夏則興武營邊牆七十里之工以三萬六千共七萬餘金興武營之南有鐵柱泉方可百步虜每來必至此飲馬居數日而後入及其驅掠而歸亦至此飲牧數日而後出泉上有小堡增築高大包其泉于堡中兵百人一千戶將之據守其地堡外空地甚多令堡

軍儘力開墾三年之後徙輕起科又其傍石溝有鹽池
即令堡軍采食虜數百里無飲馬之地遂不能深入惟
西路自徐斌水至黃河岸六百餘里地勢曠遠終難保
障今紅寺堡東南起至徐斌水鳴沙洲河岸可百二十
里總兵官保議於此地修築新邊一道遷紅寺堡於邊
內據舊墩軍十使守新邊舍六百里平漫之地守二十
里易據之險又占水泉數十處斷胡馬飲牧之區召軍
佃種可省餽餉爲給事中朱隆禧等所駁訴以棄地甚
宜謂余子俊修邊不以黃河爲界而河套爲虜所據初子
今日欲再建議安邊營平曠難守宜退守中山坡其後
都御史王珣復以安邊營爲便巡按李敏亦言開疆展

土乃牡尉之圖退些棄賊豈守邊之策且封疆百里城池三座豈可輕棄若曰空曠難守則定邊花馬池何以防守若曰糧運艱阻則寧夏高橋兒何以運餉議與川合後子俊爲兵部尚書固守前議言臣嘗訪求古今守邊事宜安邊定邊新興永濟等處水少昔范仲淹守邠延必據水與險永樂間棄東勝不守亦其明驗況今寶未嘗棄千部可寧夏與山後諸夷爲隣賀蘭山其界也自王瓊棄鎮遠關創爲新邊而賀蘭山爲虜所據遂使延寧二鎮受患至今其誕妄如此部不敢主議格禮部主事許論謂固原爲堂與響水溝至花爾金爲二門花馬池爲三門不守門戶守堂奧非計請移總督于花馬池大建城堡添設參遊分屯重兵于清水營令三百里間聲勢連絡此亦居中乘便之法天和謂河東後虜隨處可入

不止花馬池套無大虜仍居冋原若群聚套中勢將入犯則總督于五六月赴花馬池統調諸軍禦之延寧二鎮延袤廣濶其間城堡如延綏定邊營一帶有相去九十里許者宜于適中之地再爲添築使聲援相接可資保障又言堡之工大難辦墩之費省易爲且有三利民便于避烽火相接足懾虜心盡據水草善地虜馬不得飲牧即宜大三關亦宜舉行從之楊守禮勘報延綏東西三十四城堡獨當黃河一面之險宜增修仍統以都指揮其定南定北乾溝乾澗併兵番守張珩言花馬池至安定諸堡長亘二百餘里當虜之衝乃全陝要地

宜于舊墩舖空處添築敵臺二百六十三座幇築四百一十七座鎭遠關黑山營乃寧夏門戶近為犬羊牧地當議復各沿邊諸堡多無室家視如傳舍改為千戶所令有定居聽開墾近邊地土為屯種計綏德為石隰襟喉延鄜門戶崇山巨障號稱險阨自築牆後直控河陰綏德撤備近年虜乘虛入犯仍設屯堡增守備把總各一員二十六年曾銑疏延綏與河套為隣前都御史余子俊修築邊牆一道東自黃甫川起西至定邊營止約千五百餘里歲久傾頹嘉靖九年總督尚書王瓊以虜數自本鎭西境入犯乃修花馬池邊牆一道復自寧夏

横城接築至定邊營約三百餘里爲障而自定邊營至黄甫川一帶無牆遠年虜入率由是道所當亟爲修築顧地廣工大難責効期月宜分地次第修舉西起定邊營東至龍州堡長四百四十餘里爲西段通環慶保安要衝所當先築自龍州堡東至雙山堡長四百九十餘里爲中段自雙山堡東至黄甫川長五百九十餘里爲東段歲修一段期以三年竣事庶幾保障功完全陝攸賴乞發帑銀如宣大山西故事爲發二十萬兩給之然銑志在復套其說皆爲車馬器械之備尚猶未足歲用百四十萬金銑竟興工得罪死王以旂言延綏一鎮邊

將計用銀二十萬三千六百餘兩三年次第築成先發十六萬餘兩明年再發先是兩虜惟吉囊最強合俺答保貴吝吉囊既死子吉能等聽命俺答大入薊鎭宣大山西無寧歲間犯延綏寧夏陝西殺一總兵餘皆敗去西陲虜寇始稀甘肅一鎭自陳九疇破賊後揚博通水利屯田墾荒永不起科嘉峪關外諸夷時時竊發道里寥曠斥堠疎闊增築偷林泉諸處聲勢聯絡易于哨守莊浪當海套二虜交馳之所邊鄙荒殘行旅震慴舊有遊兵一枝移於安遠堡適中駐劄東制鎭羌岔口以遮莊浪西制黑松古浪以遮涼州永寧有尚家等堡可

以互相防守又逓北平泉等處添築一墩以便傳警益
本鎮所苦在土魯番自馬黑麻納款使者八伯人入居
甘州其患始息備樂土焉

朱史氏曰暴秦長城千古口實然先趙靈王業爲之蓋
皆以人工當天塹此夏受厲民作俑之續也而蒙恬之
死乃歸罪于絶地脉恬之當死恐不在此要之禦胡中
策舍是無可仗者漢主于戰二萬人可戍緣邊九郡唐
務廣地一蹶而兩都數驚宋失幽燕無險可據專恃
講和其初使命往來等于兄弟既乃支吾狼狽稱臣降
爲叔任辱爲姪因我 朝斥地萬里初自大寧由開平

直接宣大繞河據東勝帶寧夏出甘肅包絡洮岷并收青海域外之域盡經披捕險外之險皆作藩籬威以畏之惠以招之控關修隘以防之纖悉具備無以加已一再傳後餘威震于喜峰陷　駕猶然迎復規模尚在厎迺無虞亡羊補牢未足為喻失馬操縱其出不窮自余青神而後大約以修築邊牆為主虜之所短在攻我之所長在守因山起伏隨地回旋推之各邊寸寸壘之人人力之歲歲增之東西何啻萬里秦處之一旦而有餘我需之百年而未足此仁暴之分一以亡一以長世判然華夷之大界也往事班班皆有可述中間用兵調度

分合以至偵探點關雖不專恃一牆顧趾定而後心不搖身依而後群不渙藏無形之險于有形寓不測之威于可測未及乎上且得其中謹守其中亦不落下此勢臣之極思亦 聖祖之遺意也廣寧而西本有邊牆遼東[illegible][illegible]故兵分三路廣寧爲中路開原遼陽爲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爲西路遼瀋後此應援遼陽西一百六十里有廣寧東二百里有遼河分界亦結則人馬可行一凍解成冰先機我兵雖有渡船不能并濟復此勢孤絕係非小[illegible][illegible]十四年[illegible]見廣寧遠兵據此已有明驗此化十[illegible]年馬文升造大船十數備列河中下鐵索上加木爲浮橋兩岸豎大木爲柱連繫其覆遼兵護守設武舊營當收東西營將連不我[illegible]要其後錢淺一帶設堡前時修守添設錦遼前屯尤爲要害處有中爲顏部落歲茲廣寧豎撫虹螺山嶺何劉綠[illegible]牆垣推地蒙無界沿[illegible]遼陽房[illegible]南起紫榆堡北抵小虹螺山臺止修濬牆邊北門具[illegible]十餘丈邊臺凡一百五十餘座其永安堡

三山營之中與關原之遼海莊林李千户所各增建城堡計經費用銀三萬六千兩有奇三岔河以北自大寧既失與虜共之伏于東初爲嬰豎後乃虎狼方危急時速修廣寧之險多築臺堡捐募兵十一之費三月可成半年可遍旌旗相望刁斗時鳴決不敢輕入卽入堅壁相持三日而餒七月遁矣乃言戰者輕于一擲因爲失算言守者三方布置用兵十八萬添餉五百萬何處着力茫然望洋昔耿恭在西域數十人可支半年臧質在鍾離五百人可抗百萬守者自逸多多何爲卽以其人之言反詰之將何以對憒盈巳極粗傻辦資全彩筆陣之鋒大笑同舟之敗封疆棄矣山海夯

矣舉朝皇皇噉且罵矣此時七尺之軀甚輕不死敵尚
有面目入國門蓋猶欲卸罪于戰也賜劒蟒玉委草土
以無慚跛帽肉圈尚咆哮而求脫斯之豪傑千古未有
遁之一阨也

邊儲

國初邊費自屯田子粒外商人納米中鹽米無甚貴之時軍民皆濟成化八年開設榆林衛余子俊巡撫增置城堡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折糧銀以補不足用南京折銀例每一石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者弘治初戶部尚書葉淇變鹽法輸銀運司邊方米價騰湧正德五年侍郎叢蘭整理陝西邊儲令百姓每石徵銀二兩五錢正德初戶部奏送各邊年例銀璉以爲祖宗朝無此例命尚書王佐查天順年以前年例銀數佐對以

無初未及引榆林銀米本末也瑾怒遂罷年例之送瑾
誅復舊嘉靖三十一年虜勢日張仇鸞誕上遣各邊兵
入衛即募補大同二萬宣府一萬逾年不增一卒堪任
戰守者總計不過二三千人益養兵之費戶部以為非
年例不肯發鎮臣亦以非年例不敢請又自馬市興邊
儲為虜所壞者十五蕩無隄防屢奉詔尚未興築兵部
以為言下令着實修舉仍留二鎮選兵待戰大發餉銀
濟之三十三年總兵岳懋戰死虜屯聚大同左右等衛
以軍饑乏士馬物故者枕藉于道　上聞怒逮前總督
祐發銀十萬以賑仍區盡召買以濟戶部總計歲入

擅稅馬草絲絹布疋戶口食鹽關稅鹽課等項除存留及起運邊腹外額該漕運京通倉米四佰萬石解京庫銀二百萬兩有奇京邊用度胥此仰給其銀舊以七分經費存積三分備兵荒爲常嘉靖已酉以前歲支最多不過二百萬少者七八十萬庚戌之警有時增設遂沿爲常例者如各修邊銀自庚子歲節發且八十餘萬客兵銀自庚戌後每歲增二百餘萬之類是也有逐年加添遂倍於常額者如京營馬匹草料歲支草本折各二十餘萬募軍調發等銀歲加共一百餘萬之類是也有因循日久糜費而不可省者錦衣衛官軍月支米至四

萬石光祿太常寺役月支米六千石神樂觀樂舞生各監局匠役月支米七佰餘石各衛官軍歲支米至三百一十二萬餘石其間冗員未併冗食未汰之類是也有侵冒日甚牽制不可禁者光祿歲派供用外每歲用銀數十萬各邊修守每年據前用數外無慮數百萬其間統領收支之人不無陽出暗藏移寡入多與夫一切調制分付無法冒濫不實之類是也嘉靖三十年辛亥所發京邊歲用之數至五百九十五萬壬子五百三十一萬癸丑四百七十三萬甲寅四百五十五萬乙卯四百二十九萬丙辰三百八十六萬丁巳三百三萬計太倉

歲入銀數不能充歲出之半由是爲一切之法箕歛麗
增派括贓贖筭稅契折民壯提編均徭推廣事例興焉
其初亦賴以濟乆之諸所灌輸益少值四方多事有司
往往奏留請免如浙直以被倭川貴以採木山陝宣大
以兵荒不惟諸軍興徵發停格即歲入二百萬之額且
虧其三之一而内庭之賞給齋殿之經營　上時以夜
半出片紙有所徵取吏雖急無敢延頃刻者三十七年
大同右衛告警令歲自入秋來發宣大銀二十六萬有
奇而天下民運至太倉者銀僅七萬餘儲大較不及十
萬兩邊臣奏討日棘尚書方鈍等憂懼不知所出乃乘

問陳帑藏空虛狀因條七事大約不過增鹽引徵拖欠處贓罰等其一借南糧南衙武營之變因此議上切責鈍謀國不忠令再議皇恐謝罪請先發太倉積收銀五萬及近地米豆三萬石并聽選監生願輸本色者悉赴大同乃得解　上復問大學士嚴嵩嵩對帑藏雖匱然天下之財大有可通變足國者若革裁冗費追逋折解咄咋間即可得數百萬顧司計之臣束手不能措畫當下廷臣會議于是改鈍南京代以賈應春諸大臣條陳理財二十九事亦不過加納徵折增課下及廢寺庵觀水櫃餘田與減車船夫役驛遞鋪陳而已得　旨允行惟充軍先

後議贖皆不許言者一以選兵汰冗爲主四十年戶部
會計各邊應發年例餉銀大同四十四萬七千兩宣府
二十四萬兩山西十四萬兩延綏二十七萬五千兩易
州五萬三千兩薊州三十七萬四千兩密雲十四萬五
千兩昌平六萬五千兩并乞運京倉米四萬石赴密雲
昌平通倉米四萬二千石赴薊州抵年例之數益浩繁
極矣而密雲昌平二鎮年例餉銀連歲俱防春用盡防
秋仍用三十二萬有奇攷三十六年邊餉密雲只八九
萬昌平只三五萬前後懸絕若是各邊皆有侵冒尤莫
甚于薊鎮前總督許論坐斥戶部侍郎霍冀往覈冀與

總督楊選會議上言薊鎮主客錢糧自庚戌年京運始發至庚子年額數愈增如薊州主兵舊只六七萬今則十四五萬矣客兵不過八九萬今則二十三萬矣往時薊鎮主客兵止四五路今則增爲十區副參遊守添設至數倍矣往時未有客兵俱主兵調度今則不遠千里而山陝遼保分番征調已十餘年矣此年例之所以愈增而愈不足也顧民運逋欠動逾萬數乞命該部申飭責成以釐宿弊　詔可四十三年發邊主客軍餉及在內供億之費共三百六十三萬各項正賦及節年欠所入額止二百四十七萬兩此後糧設歲增番羅費大出分守薊遼需一百一十萬出

浮於入凡一百一十六萬兩積會議各項銀六十五萬事例銀五十一萬僅能支給令各省會議各項銀解納不前事例之開三年限滿前項歲例不足銀數無從處給其寧夏年例主兵銀二萬五千兩客兵銀二萬兩延綏主兵銀十九萬兩新增募軍料銀三萬兩客兵銀八萬兩甘肅主兵銀二萬兩固原主兵銀七萬兩歲以為常無所加減宣大山西三鎮四十二年共發過客兵銀三十三萬兩明年增至三十九萬兩又明年增為四十五萬兩至薊密諸處視昔更為倍增其時各邊例銀惟宣府最少尚可考自十八年前歲用年例京運淮蘆鹽

引河東鹽價各省民運及本鎮歲徵屯田地畝園種之
數共本色米豆二十八萬八千八百七十石有奇草二
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束有奇折色銀十二萬六千五百
七十九兩有奇自是而後雖有不同要亦不甚相遠迨
三十年以來以新募軍馬而增發帑銀或以內帑不敷
而添補鹽引或以增給芻糧而加徵民運腳價遂多至
銀二十二萬三千二百餘兩詳推弊源蓋由十九年前
軍馬未必盈於八萬之額時且歲豐田登民運交至鹽
引復皆報中故雖有虜患猶足濟用三十年後邊地之
豐凶靡常民屯之逋欠日甚鹽引之報中漸少而軍數

且日加於往年將新增銀糧哀益其間庶足以給于是
邊臣將新增三十萬之數留本鎮另貯名曰歲餘毋得
輕動俟年例民屯等項月給糧餉不足之時始呈部借
支後仍以正項之數補之其客兵守禦煩費不貲出塞
爲尤甚故一歲之支至有四五十萬以上者自十九年
至四十年總用經運銀引及鹽引銀五百九十五萬六
百兩此皆年例之所未有歲入不會者也虛耗財用孰
大于此自三十七年以來豫發召買曲計出納以地量
兵因兵處餉仍較論路分衝緩以爲蓄積更量移諸鎮
陳粟浥爛者隨宜處置由是軍餉漸充數亦漸減此四

十三年總督江東巡撫楊巍籌畫以後各鎮皆行此法邊計稍紓總論各邊增費在薊鎮十七在宣大山西十二陜西四鎮獨延綏因選兵入衛稍增十一其甘寧固歲額京運視嘉靖初非惟未增抑尚多減在甘肅五萬一千有奇通計四鎮歲額止當薊鎮之半陜西三邊東至延綏黃甫川西抵甘肅嘉峪關西南抵洮岷遠接四川松茂延長數千里各鎮兵馬總計兵三十餘萬以分守迂遠之邊無所不寡而當北虜四時戒備一歲芻糧數百萬計除京運外皆取足民屯鹽糧視他鎮半請帑銀者不同三十四年會計延綏舊設軍兵六萬六千餘

名今止五萬餘名馬二萬九千餘匹今止一萬三千餘
匹歲用五十六萬浮費不下一十四萬寧夏舊設軍四
萬四千餘名今止二萬八千餘名馬二萬四千餘匹今
止一萬二千餘匹歲用四十一萬有奇浮費不下十萬
甘肅舊設軍四萬五千餘名今止三萬五千餘名馬二
萬七千餘匹今止一萬八千餘匹歲用四十一萬有奇
固原舊設軍七萬九千餘名今止一萬一千餘名馬三
萬五千餘匹今止八千餘匹歲用三十四萬有奇浮費
各不下一十六萬求其增費之源與耗財之弊約有五
端藩祿歲增借移軍餉一也兵荒多故常稅屢蠲二也

糴米賤折輕今米貴折重三也舊邊兵畫地而守相機而戰今按伏調遣行糧加增四也召募無定數陞賞多冗員五也至於逃亡倒失朦朧濫支此詐冒積習之弊適貧役沒因緣爲奸此徵解積習之弊報警則以小爲大出兵則以少爲多地里遠近日期後先或可緩先發或應援故留此征調積習之弊使車賓旅實繁有徒供給饋遺冒支儲積此支放積習之弊今會議酌費求經久可行之策以聞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五終